

买了一斤土黄鳝，一条条横在砧板上，用刀柄敲扁，血水横飞，放水槽清洗时，猛一抬头，对面同事家的蔷薇花墙直扑眼帘，一长排繁盛的花，何等奢靡，在心里满足地叹了口气，一日三餐的苦役似也变成了短暂的享受。

每当蔷薇花开之季，便是立夏之时。“夏”为“大”之意，即植物们都长大了。风吹在脸上，不比春风那么柔嫩，而是暖融融的，是孩子的小手在你脸上摩挲，久之，一点点的微温；初夏的阳光纯白闪亮，稍微有些晃眼，需要眯眼观察周围的一切，是迷离的，令人醺醺然，又惚惚然。

天气不冷不热，做什么事情，都有珍惜的意思在里面。

门前那棵李子树上缀满小李子，一日日地见疯长，已橄榄般大小。每天早晨，送孩子上学，经过树下，我们一大一小都要抬头仰望，并发出由衷的赞叹——好神奇啊。眼看这成百上千颗小李子一日日地饱满，一种酸在舌上肆意翻涌，禁不住咽一下唾液。

菜市里，当地豌豆上市了，长得小山似的，豆荚青中泛黄。买一斤，回家剥米；糯米泡了整整一宿，拇指食指捏一粒，轻捻，化

为齏粉；腊肉，切丁备用。素油入锅，先炒腊肉丁，依次将豌豆、糯米放入，炒至香味出，加滚水少许，小火慢焖。立夏时节，怎能不吃一碗腊肉豌豆糯米饭呢？每年都做，仿佛迎接初夏到来的一个简短仪式。生活一贯枯燥贫乏，总要搞点浑朴的仪式感来，以示珍重。若在乡下就好了，大灶煮出的糯米饭，锅底结一层黄灿灿的油锅巴，嚼之，酥脆香甜，无与伦比。

说到仪式感，民间有立夏尝三鲜的说法，三鲜还分为：地三鲜、树三鲜、水三鲜。地三鲜即蚕豆、苋菜、黄瓜；树三鲜：樱桃、枇杷、杏子；水三鲜：海蛰、河豚、鲥鱼。

蚕豆也上市了，不太饱满，但多汁，吃的就是这种嫩，直接剥出，不要褪皮，加蒜瓣、葱段爆炒，起锅前，略微撒点盐即可。吃这样的嫩蚕豆，无须咀嚼，要抿——舌尖抵住上腭，轻压，豆仁即出，豆皮吐掉，吃的是那份鲜香甜糯；再过十来天，蚕豆渐渐长老，可以做汤来吃。豆皮剥掉，素油爆炒，加滚水，再余一两个鸭蛋花。立夏后，自然界中阳气升腾，熏风一日浓似一日，蚕豆鸭蛋汤，下火。

日子如河流，一点点理书，意外翻出来初二写的小说。那时候在云南，中午教室无人，独自看书，忽然想：为什么只看别人写的，自己也可以写啊！于是开始想故事，匆匆动笔，上课的时候也偷偷写，一个下午写出来，投给省报，没想到在省刊上发出来了。小说不长，短短几千字，却决定了一生的道路。不过这“决定”并不确切，高考来到复旦，中文系的主旨是培养研究与教育人才，于是一路本科、研究生读上去，创作反倒隔膜了。十来年前写了本长篇小说，读研时的导师非常高兴，鼓励趁热打铁继续写，可惜没有认真听进去。今天看到初二发表的作品，怅然若失。

春暖校园

梁永安

到校园走走，看看过去的时光。天气真的暖了，花朵五颜六色处处开放。第一教学楼西面是高高的水杉，那是本科二年级时和同学们亲手栽下的。树苗长成了高树，春天的风拂过枝头，岁月画满天空。校史馆旁的老校门前有情侣拍照，俊男靓女，与民国十年的旧光影似远似近。化学楼草坪上，阳光在大樟树的枝叶间闪烁，它是最暖心的朋友，去课堂的路总是要经过它身边，这么多年，并没见它长多高，只是更茁壮了。科学楼前的日晷准确地指向下午四点多，每次经过，都要上前看一看，它需要仔细体会，似乎每天在重复，实际上分分秒秒一去不返。

生活永远不会白过，年年月月，都可以化为写作的源泉。静静坐在光华楼的大台阶上，看对面的6号楼，记忆深深。读研时，参与创办《复旦风》杂志，担任副主编，编辑部就在这楼里。走着走着，忽然觉得就是昨天，一切都可以继续，初二开始的写作，并没结束……

我是从日用品上知道上海的，我从小就知道，包装盒上如果标明“上海出品”，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。有一本小说《上海的早晨》给了我上海“十里洋场”的印象。1964年夏天，我终于实现了亲眼看看上海的梦想。

那年夏天，我结束了大学4年级的基础课程，被安排到上海电机厂二车间进行生产实习。二车间是变压器生产车间，我的工作就是跟着师傅把绝缘布带包扎到铜导线上，在前边边的驱动轮的带动下在卷轴上形成工作轮。我一看这么简单的工作，就信心十足让师傅交给我来干，师傅十分信任我，我也就很有兴致地模仿师傅的样子干了起来。没过两分钟，师傅回来让我把绕线机停下来，说我出废品了，我心想你看都没看，怎么就知道是废品？师傅回答得很简单，说从你的站姿和手势判断的。一查看，不仅半叠绕不成半叠，松紧也不一致，不得不推倒重来，使我由衷体会到上海出品的产品质量好，是由每位员工的工作习惯形成的，这也许就是上海的工匠精神。



地淌下来，多少个立夏，都是这么充满感情地过下来的？

当今菜市里，普遍红苋菜，口味寡淡，少了一层韵味。老家的青叶苋，最可口，我们俗称为芝麻苋，叶子酷似芝麻叶，尖而瘦。老家还有句俗语：苋菜不要油，只要三把揉。洗苋菜是有讲究的，揉出绿汁，口感方好。现在是油水过盛的年代，尽管每餐油水足，但揉过的苋菜，确实比不揉的，口感佳。

民间几千年总结出的经验，向来不虚。

至于黄瓜，这些年卖出经验来，挑顶花枯萎，一副憨厚模样的，口感必定好些，没有过多地使用激素。长得过分漂亮的菜，似乎都不太可口；露天种植的瓜菜自由生长，不可能长成千篇一律的流水线模样。人，亦如是——性格有缺陷，待人接物稍微别扭些的，或不失赤子之心，到底是个天然人；而一些扭曲成智能机器人的，活得倒是等同于大棚里的菜，貌似无破绽，逢人杀人，见佛杀佛。

吃了地三鲜，树三鲜差不多也成熟了。樱桃、枇杷不仅好吃，也宜人画。去年，嘉兴的许金艳女史送我一只布包，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授权印制的。包上一幅丰子恺先生的画：十七颗樱桃，配一只蓝边粗碗，碗里堆了十二个豌豆荚，一只红蜻蜓在飞。题款为丰一吟所写：樱桃豌豆分儿女，草草春风又一年。左右各欽一个章。

背这只包上下班，朴素又美气。转眼樱桃上市，想起来把这只包从衣柜翻出，又可以背一整个夏天了。

对于水三鲜，内地人不是太能享用到。河豚嘛，必须去苏浙吃。

前阵下决心，想独自前往扬州看琼花，踌躇了几天，终于没去成。看琼花，属于精神层面的需求；实则，是想去吃一碗刀鱼馄饨。听说，扬州、江阴等地刀鱼馄饨非常著名。如今，琼花也谢了，刀鱼的刺变硬，不再可口。或可去

一趟苏杭，喝一碗莼菜羹，顺便点一盘红烧河豚。实则，河豚并非对我的味蕾，也就吃个仪式感吧；至于鲥鱼，刺太多了，一个急性子的人，是不合宜吃鲥鱼的。

初夏，是用来给人过平淡日子。但这么好的日子，叫人怎能忍住不抒情？

凌晨早醒，樟树花的香气一波一波往家涌，颇有凉意，爬起关窗。闭合窗帘的刹那，嗨！半轮明月正在樟树梢上。湿气重，是毛毛月，是隔了磨砂玻璃透出的朦胧光辉。天是青色的，天，不见一粒星星，唯有微风荡漾。宇宙万物，万古静谧而美丽，当真值得人在凌晨抒个情。失眠又算得了什么？

翌日，谁又不是个囫圇人。

夜里，雨后的夜里，小区散步，一直为渺渺的香气所笼罩——樟树花微小洁白，郁郁累累。一种说不出的香，甜丝丝的，细淡，浓密，忽远，忽近，一直默默无言地跟着你，陪伴着你……

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要狠狠劝自己：一定要好好生活啊。

一步是否有道理，从此以后，我对他也另眼相看，我们成了哥们，每个端子接线我们都要反复沟通，不断地有新想法、新思路。不到半年时间就成功做出了样机。当时我们的工作岗不是双向选择，

如果今天，我可能会选择留在这个不大的工厂，估计这个厂也会愿意留下我，把这种电机做成系列产品。

当时工作地点岗位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，虽然我没有被分配到上海，而去了位于北京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，与我所学的电机制造专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上海的敬业创新精神一直影响着我做事情，特别是从那些看起来不为人看重的小事中，我学会了做任何事都认真做好。当年有数百人分配到这个单位，大部分都来自北大、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，来自华中工学院的仅我一人，其他多是学工程物理类有关

专业的，我的学校没名气，专业也不那么对口，我被安排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给厂房换灯泡。接到这个工作，心中也真是五味杂陈，大学毕业生，来到别人特别羡慕的高科技单位，就干这个。但再一想，这个都不干自己又会干什么？想起上海电机厂的师傅认真做事的样子，我就高兴地把换灯泡当作一件重要的事做好，不仅主动扛梯子，楼上楼下跑，爬上梯子也带着抹布把周围擦干净。安排我去敷设电缆，我主动爬电缆沟，把电缆放得整整齐齐，这样一来查故障就非常方便。上海的工匠精神使我得到了认可，逐步从无技术含量的体力活，干到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粒子加速器主体研究，上海人的创新精神的影响也开始在我工作中显现。

回忆起来，上海人的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对我这一辈子起了难以想象的作用。

明日请看
曾溢福院士与上海的不解之缘。

责编：杨晓晖



《八十年代复旦诗人手稿展》，起于一念。年末某晚，重读一首喜欢的诗，突然忆及八十年代复旦读书时的校园诗人来。几个月后，曾任复旦诗社社长的杜立德看到一张我拍的黑白照片，起兴配了首诗。我当即让他手抄一首送我，留作纪念。这应该是这个手稿展的源头。

当年在复旦，我也爬各种格子，但不敢写诗，至少从没公开。最多在日记里，暗自摆活几行意象，夜深月明时做诗人的梦。那是八十年代，锈迹斑斑的国门刚重新打开，日常生活物资仍匮乏，粮票布票油票蛋票，票证通行，一切均配给供应。但更饥饿的是思想。大学里，我们的想象力与荷尔蒙在诗歌里着床。万千宠爱，集于诗一身。

那个年代，诗最神圣，甚至溺爱诗人。我们敬畏诗。即便不写诗，也抄诗、读诗、买诗集，追捧诗人。那晚，我忆及的不少复旦诗人，就在“申报馆”这个手稿展上。

我向来有手稿情结。十多年前，我开始感叹，人类是否会很快陷入“无手稿时代”，那个称为笔迹的东西会抛离我们而去。其实，是我们遗弃了手稿而不自知：电脑输入、联想功能、无纸办公、语音留言、语音识别，最后我们终于提笔忘字。在互联网的伊甸园，我们遍尝鲜果、禁果，慢慢抹掉手稿的存在。

对手抄诗稿的请求，诗人们反应不一。好几位感觉为难。有的说，自己字不好。很多年没写字了，已难提笔。有的报告说，家里找不到纸。一位学长留言：“忽然发现家里竟无水笔，今天买一枝交作业！”这几个月，我又回到编辑的老本行，催稿是专业，隔三岔五骚扰，直至他们彻底就范。

许德民是文革后复旦诗社的首任会长，帮我搬动了好几位诗友。邵璞交作业最早。除了诗，他字画也好，才敢胆大妄为，当年写出“周末，我们去了女生宿舍”。杨宇东曾任诗社社长，上缴出上世纪在校时诗稿笔记本中的一页。他翻箱底还找到徐沪生一页诗稿、一篇未署名的诗论。它们是展览中不多的几件旧物。据宇东考证，诗论的作者应是中文系88级张青同学。可惜，张青因病去世已十多年，中年夭折，仅留下唏嘘的笔迹了。

笔迹，有情感与肌肉的记忆，会萌芽、发育、生长，成熟，最后力衰老去，颤抖中随生命消逝。有手稿的年代，我们看着笔迹变老。

这里有二十多份复旦诗人的手稿，他们都已年过半百。按当年入学的年份，他们是：周伟林、韩云、孙晓刚、张海宁、刘文祥、许德民、李彬勇、邵璞、沈林森、华彪、傅亮、朱国宏、李泓冰、杜立德、刘原、陈先发、邵勉力、甘伟、韩国强、施茂盛、杨宇东、徐沪生、张青。

诗是远方，笔迹与手稿也是。这个小展，放在中国近代新闻业的殿堂之一“申报馆”，是念想与怀旧，也向渐行渐远的手写时代叩个响头。中国的方块字很美，书写更是。在手迹退隐之前，我们在这里找回自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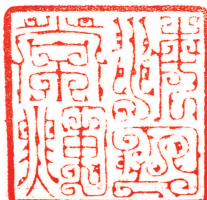
海昏侯墓

陆加梅



奈何梦难寻

鄱阳湖畔柳含烟
无意人间几变迁。
昌邑故王南渡后
麟金玉印尽归田。
汉家陵阙史家歌
成败何如未止戈。
抔土封藏诗意事
也曾鼎鼎跨黄河。



海月常辉

(篆刻) 陆康